新潮

The Renaissance

第一卷第三號

民國八年三月一日

發行者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中華民國郵務總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新潮　第一卷　第三號　目次

民國八年三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北京大學新潮社

評壇

書報介紹

通信

雜「思想律」

康白情

（一）『思想律』之例語與亞里士多德之見解

『思想律』者萌芽於柏拉圖而定自亞里士多德所以範圍一切思想使勿或外，而爲形式邏輯（Formal Logic）之基礎者也。古代學者多視之爲根本大法。中世遭名宗之掊擊，其信用遂以中落。近世邏輯，甚至全不加以顧問而反抑之使爲其書之注脚；且竟有以其末能說明之事端來相稽苦者。雖曰人之不諒，抑亦其中所有之自相矛盾（Self-contradiction）與夫邏輯論點之紊亂，有以自隳其身價矣。居今之世，不於邏輯方法及所以致知爲學之途責其實效，而舉人所不甚通問且不待非難而自失舉措者而非難之，得勿悖！時然布爾（Boole）以來，如魯色爾（Russell）一流之數理邏輯（Mathematical Logic），正復稱道於世。數理邏輯者，形式邏輯之極致也。形式過密，而精神之梏亡盡矣！吾黨而果欲不徒具形式，則又烏可措其所植樹以爲基礎者而不問乎？

『思想律』之爲數凡三，茲姑先舉其陳義：——

（一）『同一律』曰甲者甲也；或曰，每一命辭同一於其自身。

（二）『勿矛盾律』（案，此律原來在西文爲 the Law of Contradiction 直譯之卽爲『矛盾律』。然實名實未副，故邏輯家頗有以易 Contradiction 爲 Non-Contradiction 爲宜者。茲從後說。）曰，甲非非甲；或曰，甲不能既爲甲又不爲甲。

（三）『不容間律』曰，凡物必爲甲或爲非甲；或曰，必爲甲或不爲甲。

右律所以以複式表之者，是律果適用於名言概念諸事，抑僅適用於命辭，複式卽所以解其惑，故不可

明』內中也有狠齷齪的東西。——我這第一品懸談也算盡了職務，就此完了。

第一品完

詩

雪後（八年一月十一日）

康白情

雪後北河沿的晚上沒有軋軋的車聲，嚦嚦的歌
聲，啞啞的烏聲，………
也沒有第二個人在那裏走路。
雪壓的石橋雪鋪的河面雪花零亂的河沿，——
一片瑩光，——襯出那黑影迷離的兩行稀樹。
遠天接地瀰望模糊。
隔岸長垣如帶露出了垣外遮不盡的林梢；
更綴上斷斷續續的殘燈，——看到燈窮，知是
長垣盡處。
兀的不是一幅畫圖！
人在畫中行，
還把格呀格的脚聲，偷閒暗數，——
一步！……兩步！……三步！……
怎麼？好像不是走在這裏樣呢？
溜來欲滑跴去還酥，——
記取絨絨春草江南路。
忽見有淡淡的影兒，
才知道中天月色如許。

『棒子麵』

康白情

『棒子麵』餑餑的一種，用玉蜀黍粉做成；算是北方食料的最下而最賤的。

擔犂的耕牛不曾嘗了一顆粗米飯；
日夜不停梭的織孃們凍瘃了脚尖手腕；
起華屋的木工土工泥工們露宿在別人家的
屋簷。
…………
這製造文明的不配享受文明呵，——
是天然！

難怪他烤燒餅的哥哥頓頓都吃着『棒子麵』

先生和聽差

康白情

聽差的手和脚是先生們的手和脚；
先生們的事就是聽差的事。
東屋子的先生叫加煤；
西屋子的先生叫淘米；
南屋子的先生叫送信到郵政局；
北屋子的先生又叫掃地。
聽差忙亂了一會兒。
西屋子的先生可不樂意了，——
『聽差淘米呢？
鬧的幹麽去了！』
聽差回說：
『加着煤呢！
一會兒就去。』
『加煤是事淘米不是事？
眞不是東西！
幹不了就去罷！』
有軟軟的聲兒說，
『兩隻脚……兩隻手！……
不要也只索去』
『去麽？——你去！
我有錢買得了鬼挑擔！
你去你去！……』
停了一會兒只聽見廚裏淅呀淅的米響，——再
沒聽見一些兒人的聲氣。

『除夕』入香山 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羅家倫

陰風颯颯，寒日茫茫
靜悄悄的香山寺下，沒有別一個遊人。
祇剩得半座空山同我窸呀窣的脚步兒相和相
應。
野草彫零，模糊了幾條舊徑；
頽垣下的殘雪——
高低歷亂——
裝點出幾處新墳。
緩緩的向前去，忽聽得呼拍拍的一聲，
知是一個小小的山鳥驚人。
鳥呀！我客裏遊山，何忍來驚動你。
鳥獨無聲棲在枝上，
祇見那被殘雪洗過的松枝，又清又冷，

老頭子和小孩子 並序

傅斯年

這是十五年前的經歷，現在想起，恰似夢
景一般。

三日的雨，
接着一日的晴。
到處的蛙鳴，
野外的綠烟兒濛濛騰騰。
遠遠樹上的『知了』聲；
近旁草底的『蛐蛐』聲；(一)
溪邊的流水花浪花浪；
柳葉上的風聲辟歷辟歷；
高粱葉上的風聲吵喇吵喇；
一組天然的音樂到人身上化成一陣淺涼。
水兒的香，
野花兒的香，
野草兒的香，
團團的鑽進鼻去，頓覺得此身也在空中蕩漾。
這一幅水接天連，晴霞照映的畫圖裏，
只見得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
和一個八九歲的孩子，
立在河崖堤上。
髣髴這世界是他倆人的模樣。

（一）我們家鄉叫『蟋蟀』做『蛐蛐』叫『蟬』做『知了』。

愛的神

裴慶彪

（一）

這是春天的天氣；日光照得狠暖，風微微的吹動。
小孩們見天氣好，便都出門，到公園裏去尋玩意。
他們的神氣，活潑潑地，人家看了，眞是歡喜。
小孩的可愛，和春天的可愛，本是一個道理。

（二）

這是春天的天氣；日光照得狠暖，風微微的吹動。
小孩們拿着書包，三三兩兩上學堂去。
他們走過田地，不小心，踏壞了新秧，推倒了竹籬。
老農見了，心上好氣；但是他看了小孩的神氣，他心上不止的歡喜。

漁家

楊振聲

一個春天的下午，雨聲滴瀝滴瀝的打窗外的樹。那雨已經是下了好幾天了，連那屋子裏面的地，都水汪汪的要津上水來。這一間草蓋的房子，在一顆老槐樹的旁邊；房子上面的草已是狠薄的了；還有幾處露出土來；在一個屋角的上面，蓋的一塊破蓆子。那屋子裏面的牆，被雨水潤透，一塊一塊的往下落泥。那窗上的紙經雨一洗，被風都吹破。上面塞的一些破衣裳。所以那屋子裏面十分慘淡黑暗的了。

屋子的牆角，放着一鋪破床，床上坐的一個女人，有三十多歲，正修補一架打魚的破網。旁邊坐着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給他理線，床頭上還躺的一個小孩子，不過有一歲的光景，仰着黑黃的臉兒睡覺。那女人織了一回網，用手支着腮兒出一回神。回身取一件破襖給那睡覺的小孩子蓋好。又縐着眉兒出神。

那女孩子抬頭望見他母親的樣子，便說道『媽媽！爸爸出去借米，怎麼還不回來？我的肚子餓……痛……哎喲！』說着便用手去捧肚子。

那女人接着說道，『好孩子！你別着急，你爸爸快回來了。』

那女孩子又接着問道，『爸爸是上張家去借米的麼？』

那女人道，『是的，上次借了他家的米，尚未還他，這次還不知道他借……』

那女孩子道，『那一天我到張家去，頑他家的蓉姐姐拿饃饃喂狗，我問他要一塊吃，他倒不給我。』

他母親道，『罷呀！人家有錢！命好！』

那女孩子道，『咱們因爲甚麼沒有錢？怎麼就命不好？』正說着，一陣雨水從那屋頂上淋了下來。淋了那女孩子一身，那女孩子不覺的打了個寒噤，說道，『不好了！屋子上面的蓆被風吹掀了。快把床挪一挪罷。』說完便同他母親來拉床。正忙着，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打着一把破傘，通身的衣裳都濕了，走了進來那女孩子叫道，『爸爸來了！爸爸！你借了米回來了麼？』那男人夾着肩膊，顫聲說道『沒……沒……』

那女人急道，『我們兩天沒有動火了，又沒處再去借米，這不得等着餓……』這句話倒說的那女孩子想起餓來了，哭道『爸爸餓……餓死……我了！』

那男人拭眼說道，『你乖，別哭，等到好了天，我打魚賣了錢，就有的吃了，不挨餓了！』說着，只聽哇的一聲，床上睡覺的小孩子也醒了。那女人忙的抱了起來，給他奶子吃。但是那小孩子啣着奶子在口裏，只是不住的哭。那女人拿下奶子看了一看，道，『哎喲！這奶子是沒得湯了！怪不得他哭呢，這怎麼……』說着，便用袖子去拭眼。那女孩子看見他母親哭了，越發哭個不住。那男子包着眼淚，轉了臉，往上望那房子上面的窟洞。

那時已是黃昏了，雨漸漸的住了，但是還沒開晴。忽聽門外叫道，『王茂，你的漁旗子稅還不快納麼？』說着，一聲門響，進來了一個穿藍軍衣的人，手裏拉着一根馬棒，嘴裏吸着紙烟，挺着胸腹，摔着個大辮子，一搖一擺的走進來。王茂見是一位水上警察，就帶了幾分怕，忙陪笑道：『老爺！我這裏連飯都沒得吃，那裏有錢上稅。再等幾天我給你送去罷。』那警察從鼻子裏出來兩道烟，慢慢的說道，『你有沒有的吃我不管，這漁旗子稅總是要納的；難道你說沒有飯吃，就不納稅了麼？沒有飯吃的人多着呢，那一個敢不納稅來。快點！我若同夫稟了老爺，辨你個抗稅的罪，你就擔不了兜着走！快點罷！』

王茂道，『我前些日子預備了兩塊大洋，這幾天沒的吃，還沒敢動用。等着再借三塊，一遭兒給你送去。不是……你先拿這兩塊去。』

那警察道，『不成，得一塊兒交齊。』

王茂道，『老爺！我今年時氣不好，上一次下了網，又教旁人把魚偷了去，連網都割去了，所以我……』

那警察不等他說完，便接口道：『胡說，有我們水上警察，那一個還敢偷魚。難道我們偷了你的魚不成！你分明抗稅，還要胡說，非帶你見我們老爺去不成。─快走，─不成』說着，拉了他就要走。

那女孩子原是哭着的，後來看見那警察來了，他便嚇的跑到他母親的背後，一聲也不敢哭了。今見那警察要帶他父親，他怕的又哭起來了。那女人也急了，把小孩放在床上，跑來求那警察道，『老爺饒了他罷！你若把他帶……我們一家……都要餓……死了！』那警察仰了臉，只作不理，說道，『走！走！別費話啦。』說着，拉了王茂就走。嚇的那女人孩子一齊哭起來。那時雨又下大了，泙湃之聲與哭聲相和。

忽聽嘩喇的一聲，接着那小孩子哭了一聲，就無動靜了。那女孩子哭叫道：『後牆教雨沖倒了，弟弟

……」

王茂聽了，哀告那警察道，『你放了手！我看看我的孩子再走』！那警察那裏聽他，拉着就走了。

那女孩子還在後面哭着叫『爸爸……媽媽……媽媽暈過去了……哎呀！』

那時天已昏黑王茂走的遠了猶聽得他的女孩子叫哭之聲被風送到他的耳朶裏時斷時續的。

是愛情還是苦痛？（小說）

羅家倫

我去年看了一本比國近代文豪梅德林所做的劇本叫做內幕不久又看一本叫做青鳥看過之後，總覺寒風颯颯陰氣逼人髣髴聽得秋墳鬼唱一樣。我常常因此終日不歡以爲世間愁苦何獨粹於梅德林一身？

今年一月間有天夜晚我在新潮社預備稿件方完，身子已經疲倦了，胡亂拏起一本西洋近代戲劇史來看。看見其中有一段說：『梅德林雖是神祕主義的巨子，象徵主義的先鋒，但是他現在陡然變了。因爲他新近娶了一位夫人叫盧白蘭。這位夫人是巴黎最著名的女優，姿容絕代；就是梅氏戲劇中所理想的美人兒也不過如此。所以梅氏恐怖失望的心思一律烟消雲散。將他往日悽悽慘慘的悲觀戲劇一化而爲歡天喜地的樂觀論文。』我看了拍案叫絕，大快心胷。不禁又私自深深嘆了一回。一會兒又聯想道：『婚姻眞能轉移人的一生呵！』說完不覺失笑。

我近年略經世變，嘗以他人的苦樂爲自已的苦樂。這是常事，不足爲怪的。

那知我一笑未了。忽而一位朋友開門進來急忙拍着我的肩膊笑道：『笑什麼你在發精神病嗎？』

我嚇了一跳，回頭一看，乃是我的舊朋友程叔平今晚無事特來同我閑談。叔平年約二十三四，中西文學都好，爲同輩中狠有志氣不可多得的人材。今夜穿著一件蟹殼青的外套，愈鮮出他白皙沉着的面色，炯炯射人的目光。

一見着他，我就把他拉住，要求他看這節書，髣髴訪員得了新聞報告主筆一樣的神景，

他一邊看，却一邊現出一種冷靜的態度；進門時的笑容，慢慢的沉下去了。他的面貌，忽而轉紅，再由紅轉成蒼白。

我見了莫明其妙，仍然含笑問道：『何如？尊夫人比……』

他低着頭，一聲不響。

我說：『不要臉皮這樣薄。聽說你去年方纔結婚呢！你們還算在新婚時期，愛情濃密，不消說了。你可以說幾件韻事把朋友們聽嗎？』

他仍然不響。

我接着說：『噯呀！怪了。你不要也發了精神病。爲什麼一聲不響呢？難道尊夫人吩咐你不說話嗎？』

停了足足有好幾分鐘，他方纔嘆一口氣；又停了一會，纔悶悶的說道：『什麼愛情，無非「人道主義」罷了？』

我一生雖然也過了二十年，却永久不曾墮入男女愛情的網裏去。乃是因爲求學的時代無暇及男女愛情，不是說人生不得有男女愛情。對於愛情二字，既不留意，今日忽然聽到「人道主義」代替愛情的新學說，自不能沒有好奇的心思。遂追根溯源的問他這句話的眞意義，只見他面色愈覺深沉，髣髴心中有無限憂愁一樣。我方纔追悔以前所說的話太魯莽太輕薄一點，致觸動我朋友的心事，但是想起這也是我們學生常說的話，我就不深悔了。我好奇的心事，仍是逼我問他這件事的根底。他被我敦促不過了，乃輕輕的一嘆，又等了一會說道：

「你……你方纔說「婚姻眞能轉移人的一生」的一句話，眞是不錯。咳！你何嘗眞能領略這句話的甘苦。我十年以前的情形，你大概也略知一二。當時同我才思一共發展的，却有一個意中人的思想，以爲得妻而爲理想意中人，我一生的幸福眞是不可限量。最初讀嚴譯權界論第一句說「以伉儷而兼師友，於眞理要道有高識遐情，足以激發吾之志氣」我便深深感動；後來漸漸能讀西洋書的時候，我最愛婀娜克琳，又從婀娜克琳那本書上，想起爲託爾斯泰手鈔婀娜克琳的蘇菲夫人。嘗嘗自己心裏想，世間婚姻的幸福，難道祇有穆勒和託爾斯泰可以享嗎？設如我得了這樣的如花美眷，我的才思奮發，難道就不如穆勒託爾斯泰嗎？！咳！回想以前的思想，眞如做了一場大夢。我十九歲一個人到上海入梵王渡西人所辦的大學。雖然在大學本科，却深惡裏面的習氣，覺得怪難受的。究竟這種習氣是怎麼樣的，爲什麼令人難受，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祇是啞子吃黃連，苦在肚裏。一天我在某處演說會演說家庭改革問題，滿座的老前輩都有搖頭的神氣；只聽得幾下欲拍未敢拍的掌聲，起於右邊座位裏：側眼一看，只見是一位十七八歲的女子發出來的，眼波盈盈，於嫵媚中現出一種莊嚴流麗的態度。我生平不愛留心女子：到了那時候，我的眼睛却忽然變了和快鏡一般的，立刻攝了一個照片，深深的印在腦膜上。看過之後，我心裏又自悔恨，以爲腦中不當留這樣的種子。但是回想道：「果然世間有我理想中的最高愛神，我腦膜中爲他留下一千個影像又何妨呢？」不一秒鐘，想起我許多朋友的往事，又悔道：「天下愛情都是苦痛」這幾個念頭循環往復，在我腦中擾擾的半天。忽而想起我十三四歲的時候「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的一種口頭禪，又不覺啞然失笑。

『歇了一個多月，我到舊同學韓紫誠家裏去坐：他父母都曾赴美游歷，所以家庭的新鮮空氣很多。花廳裏外兩間相連，均照西式陳列，非常精雅。壁間所掛的，只有擺倫和希臘女詩神兩個畫像；畫工入神，翊翊欲活，我也祇得暗暗嘆服。我在外邊這間客廳裏同紫誠談不多時，只聽得韓夫人在裏間說：「吳小姐，覺得St. Mary的功課好嗎？」一位女子用清脆的聲音答道：「什麼好，不過是十三世紀的神權教育罷了。」我聽了心中肅然，沉沉不語；覺得我心中想說的話，却被他一語喝破。又聽得說：「我們不過利用他的機關，學一種他國文字，爲我們學高深學理的過渡……」這句話到我耳邊，彷彿令我同醉後初醒一般，心中以爲女界中那有這樣見解的人，莫非我聽錯了。於時又生出一種將信將疑的心理來，同望紫誠；紫誠也低頭不語，因爲他也是受過「神權教育」來的人。不一會韓夫人同客走到外邊的客廳；紫誠同我都立時站起。韓夫人爲我介紹，知道他名叫素瑛，正是我那天在演說場所見的。惺忪半斜的鬢脚下，露出淡紅色的雙頰。衣服的顏色，比前次更素淨一點。一見面，臉上忽而加上一層薄暈。談了幾句，彼此分別。我想起腦膜上前後兩個影片，起了無限的愛慕心；記着當時的談吐，又添上一層崇拜的心思；却并沒有他種的思想。因爲我平素以爲世間眞正能審美的人，見了美人，見了知心的美人，祇能愛慕崇拜，亦祇有愛慕崇拜。若是問我這是什麼道理，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以後我到韓家的時候，與素瑛嘗嘗相遇，漸漸認識他的家庭。他父親是改革時代的志士，前幾年死了；現在祇剩了一個母親，同住上海。我到過他家裏幾次。他所說的，多半是先得我心的話。於西洋最近美術文藝界的潮流，知道尤爲明白。所以我常常想世界的美術文藝，若是能令優秀的女子担任，眞能爲世界放一異彩呢！因爲我以爲同素瑛這樣的女子，眞有一種特別天賦的慧根。最初兩次，我們所談的多半是關於智識和意氣兩方面的話。最後兩次，我們見面的時候，竟無話可談；不見又好像有千言萬語想說似的。所以我反不得不同他生分了，不敢到他那裏去。唉！那知道就……就此生分了，……也免……免不了四年前的今日……」

我聽了這番話，心裏的粗浮氣幾乎銷磨乾淨了。又見叔平的面色忽紅忽白的轉過幾次；我更爲大大的感動，乃輕輕的說道：『四年前的今日又……』

『距四年前今日五個月的時候——唉！——我同素瑛相識還沒有一年，見面也不到十次。但是我同他的心事，雖然沒明說，却有許多互相印證；不言而喻的地方。我以爲將來若是能同他長久相處，我簡直可以有一個新生命；我的前途，等他來影響的時候很多。唉！那知道我忽……忽然有一天晚上接到一封雲南的信，從先君來的——你知道那時候先君還在雲南辦鹽政——說他新近同我聘了他同僚錢某的女兒，是八年前口頭允許的，現在纔正式聘定。我看了當時不知所措，血氣上湧，有好大一會眼睛看不見東西。和衣睡了一睡，醒過來想這究竟是麼一回事；我一生的希望，就此送了嗎？我如何對得素瑛起？父母這樣就是愛我嗎？爲何八年之久，我還在夢裏呢？難道我此刻是夢不成？在枕邊拿出信來看看來看去，分明是方纔收到的，何曾是夢。眼睛雖然看，心裏却仍盼望他是夢。翻來覆去，一夜不曾睡著。天明的時候，眼睛稍微閉了一閉；又想道，我信裏的事，究竟要告訴素瑛不要？若是我瞞著他，我如何對得他起；若對他明說，又使他心中驟然增出無限悲痛，我何以爲情。想了許久，乃決定道：這件事若我肯力爭，

或者還有可以挽救的餘地；一紙書信，終不可靠，我又何必魯莽的告訴他，把將來一線希望都打斷呢？不如一方面暫且不告訴他，一方面寫信回家力爭，且看後事如何。忽而又想力爭就有效力嗎？設如不成，當時我又何面目見素瑛？素瑛對於我的感想又怎麼樣？想到這個地步，不覺百脈僨張，身不自主。昏昏的倒在榻上。唉！我這樣的情形，不知我父母知道不知道。設如我父母知道，不知道他還忍獨自同我訂婚不忍？我第二天我立刻寫了一封信回家力爭，以後又連寫了幾封，但在素瑛面前却不提起。我又不敢常到他家裏去；偶然見他一次面，心中不由得不另生一種新愛情。想愛忽而又不敢愛；但是不容我不愛。無論我對他的愛情幾高，在他面前總不敢表現出來—所以面子上我們反覺比以前生分一點—因爲我想說如將來爭而無效，我自已不足惜，我何必教他多增一分苦痛呢？他以爲我怕受見面無言的苦痛，所以也不以爲意。那知道我……」

說到此地，我心中已悲不自勝，但見叔平臉上忽而又轉過緋紅色來；我以爲房裏空氣太熱，隨手關上汽爐，輕輕的推開窗子。忽然一陣霜風進來，我同叔平都不覺打個寒噤。遙望窗外，除了深黑的河水，尚有三五寒星同皇城根的路燈，在濃霧中忽明忽滅。這片凄涼的景兒，髣髴告我叔平將來的苦痛比方纔所說的還要悲慘。我卻祇得靜靜的候他繼續說：

「我那時候一線的希望，就是盼家庭來信，把前議打消。那知道家信來了幾次，前議絲毫不動；並且以爲我受了輕薄的風氣，目無尊長；又說我們生在「詩禮之家」，連這點場面都不顧嗎？！唉！我不知我的家庭是爲「詩禮」而有了，還是爲「人性」而有的？我的終身幸福要緊，還是場面要緊？我到今天還猜不着這個啞謎兒。我心裏想起來，巴不得立刻死了倒還乾淨。我自此以後，心裏一刻不安，屢次想到素瑛家裏去，却沒有去過一次；有幾次走到他門口，重新回轉。回轉以後，又悔不該。那知道遲而又遲，終遲不過四……四年前的今日。那天的早晨，我接到一封家信，說先君病重，錢家催娶甚緊，叫我立刻到雲南去一躺。我接了信又悲又氣，眞是不知所措。想起那件事，實在不敢去；想起父親病，又不能不去。決定了去的事，遂不得不同素瑛談一談。好得臨出門的事候，恰好接到素瑛一個短簡，叫我立刻去同他一談，有要事相告。我看過疑惑了半天，却把不再折回的心思決定。走到他門口，脚又同幾千斤重似的，走三步，退兩步，然而總不能不進去。還沒有進他的書房，他已含笑在房門口迎我；他問我收到他的信沒有。他今天叫我來了的宗旨，是爲他近來得了家庭的許可，不日動身到美國留學，專研究美術同社會教育。他的志願遂了，所以他的容貌上現了一種快愉的顏色。他想起我們將別，又現出一種莊嚴的狀態來。所以他勸我設法同去，或是我明年畢業以後再去。我只是沉沉的一語不發，他也莫名其妙。唉！我何曾沒有話，不過有話說不出來罷了。我舌頭在那時眞不合用，掙了半天，連一個「是」字都掙不出來。他以爲我不忍同他暫離，又說：「你今年若肯出去，我可以代你盡一半力；你不必傷感，來日方長，我們兩人的事，總……」說到此處，他又忽然停住，臉上起了淡淡的紅霞，低頭只是弄他的衣裳角兒。我心裏同刀挖一般，恨不得立刻死了，却又死不去。心中發恨，又不知道恨誰。好氣又噎，肉又戰，眼睛裏只見一陣一陣的黑光上來，冷汗同披厮雨似的，閉了一閉眼，稍微把神一定，只得咬緊牙根，從荷包裏掏出一封信來，狠命的望他懷裏一丟。他不知所以，忙打開信來看，一面看，一面只見他臉上的顏色就漸漸改

變起來。看完，仍輕輕的折好。他緊緊握着我的手，我握着他的。他一聲不響的睜睜望着我，我也望着他。望了半天，還是一聲不響。最後還是聽得他輕輕說，「…愛…愛情…不是只有男女間獨有的…你…斟酌…我總…」他說不到三個字，臉上就同白紙一樣，手祇是發戰。我但覺心裏發一陣冷，抽身就走，

如同脚上駕了風火輪似的，比往日倒快上幾倍。走到梵王渡的儘邊，總知道走不過去。陡然一驚，方同夢中醒過來一樣。抬頭一顧，祇見斜陽古渡，寂寞荒涼，我想我分明在素瑛房裏，現在素瑛到什麼地方？我何以會在這個地方？於是獨自立在渡頭，發了一會獃。想我同素瑛的一生就自此了了嗎？我就…。忽而又自己寬想自己說：「我從前總以為若是彼此眞有愛情，只須長久相處就好了，又何必一定結為夫婦。」繼續又想道：「不為夫婦，難道可以相處長久嗎？」一生到此，萬念俱灰。驟然見得自己的手上有青紫的餘痕，不知從何時起的；想了半天，遂想到素瑛的手又怎麼樣了呢？想回去問他，却又不敢。念到他，又放下；却如何放得下。唉！這是我同素瑛末一次的…。唉…早知…」

這番話凄凄切切，令我心酸淚落；聽到這段更忍無可忍，乃拍案叫道：『世間最苦痛的，是有愛情而不得愛。』只見叔平搖頭冷笑道：

『豈止這點，你不曾結婚的人，世故還淺呢！當時我回校之後，打點行李，立刻動身。到了雲南省城，那知道我親愛的爹爹受瘴太深，已經棄世了。臨死的時候，還輕輕的對家裏的人說，叫我好好把錢家的親事完了，免得鬧出笑話來，使我們「詩禮人家」不好看；不然他做鬼也不依我。唉！我爹爹養我一世，愛我一世，為什麼為了別人一個女兒，就把二十年愛我的心事一日拋棄呢？我到今天還不解。』

稍微停了一會，他又咬緊牙齒道：

『「詩禮！」「詩禮！」你有什麼根據—你是不是人造的—眞利害，居然能離間我父子的感情！唉…眞狠……』

說着，又停了一會，他眼圈兒都紅了；卻繼續說：

『我含悲飲痛的把喪事料理完備，把家母接回原籍來；我仍然在上海求學。歇了一年半，纔算在這種不中不西的大學本科畢了業。我屢次想籌辦赴美留學，家母說家中無人照料，囑我暫緩。又歇了幾個月，二十七個月的孝服纔滿。那知道孝服還沒有滿，錢家來催娶的信，已經四五封了。我起初不理他，後來他把日子都揀了，並且將他女兒送到我原籍去。他們臨到的前幾天晚上，我知道糟了，祇得帶着無限的悲痛，把我的苦衷一條一條的同家母說了。家母雖然痛我，但是搵不住的眼淚躺下來說：「當時說這門親的時候，我也并沒有看見，祇是錢家託人來說過一次，你爹爹就答應了。那料你爹爹就丟下…。」說着，我母親抽抽噎噎的不住，我也禁不住搵淚。他又繼續道：「這門親究竟好不好，我不還知道；但是木已成舟，現在還有什麼法子。況且那邊也有勢力，若是你一定不依他，那邊又怎樣肯依你。將來鬧翻了，一則對於我們家裏的聲名不好，二則對於你將來在社會上做事不很方便，三則你爹爹臨……」說還沒完，家母又哭個不住。再道：「我也老了，我的兒，你看我分上，受點委曲……」我聽了，心肝都幾乎迸出腔子來。夜間獨自睡在床上，第一件就是想我一生幸福，就此完了嗎？究竟是為誰犧牲的？我到也要認個明白。又想道：前途究竟是長是矮，是美是醜，是智是愚的一個人呢？又嘆道：無論他是

長，是矮，是美，是醜，是智，是愚，但是我如何對得素瑛起？素瑛雖然叫我斟酌，難道我就……。忽而又想起母親剛纔悽慘的狀態，又不覺落下淚來。想走，又想我走了母親如何得了。想來想去，心如刀割。最後又嘆道：「祇當我死了，聽他們擺布罷！」以後一切婚事，都係我舅舅料理。到了結婚那天，我祇當是死人，聽他們怎樣說怎樣好。新人過門來了，我的心已冷完了。晚上他第一句話我沒十分聽得清楚。以後更說了一番勸我做他丈夫的話。又問我將來可以做什麼官。我眞難受已極。後來聽說他們那邊的風俗，以為新婚第一夜誰先開口的先死。他先開口，卻是體恤我呢。許多親戚朋友見面開玩笑還不夠，寫信的時候還架上濫調的四六說什麼「珠聯璧合」「名士傾城」，我聽得眞是受寵若驚！唉！平心而論，他也受過幾年前舊教育，脾氣也很和順，顏色也不粗鄙。人家都說他是一位賢惠的少奶奶。我設如生在三十年前，也何曾不……但是我現在雖然同他一同起處，精神方面總覺隔着一個太平洋。後來我想這總非長久之計；我雖自以為死人，總要發明一種「死人的愛」法；因為事已至此，我們不得不愛。後來有位朋友對我說，他發明一種「死人造愛法。」他說：「我們處這種境遇，最好想起他們這般女子受二千多年社會壓制的苦痛；把一切罪惡，都不加在他們的本身上。然後就從這一點觀念，推廣了去愛他。中國的女子，祇要你稍微愛他一點，他沒有不愛你的，因為他一身要依靠你。此後他愛你一點，你愛他一點，他再愛你一點，你再愛他一點，愛愛相積，就眞愛上了。」我聽了覺得有幾分道理，就如法泡製。我想怎麼愛他好呢？自然不好叫他「乖乖」「寶寶」哪！我想愛他第一件事，就是尊重他的人格；所以他有幾件事來問我，我總叫他自已作主。他以為我待他更生分了，反暗地背着我哭。我說：「你自已應當做你的人，設如沒有我呢？」他說：「我聽得長輩說，女子總是靠丈夫的。」我好容易收來一點愛情，把他這一句話，又嚇走了一大半。我屢次想留學，總把他們拖住了，噯，就是留學又何曾脫得了「精神地獄」呢？我現在到北京幹了一個事，他們又要跟着我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見了他，精神就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我眞不解我從前的豪氣，現在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一生的才力，在甚麼地方消磨了？我學問方面，成就了多少？罷了！罷了！穆勒和託爾斯泰的夢也不做了。從何說起。我今天我接了素瑛在美國來的一封信，他聽得我現在的情形，也有點言外哀響。信裏封了一張照片，叫我存着，又說他現在對於人生，有根本覺悟，定了一種超於良妻賢母的人生觀，此後終身從事美術同社會教育。撫今追昔，我又慚愧，又悲痛，恨不得立刻就死，卻比以前更死不了。偏偏這封信把他看見了，他回房一人又獨自哭了一回。說我沒有到美國，就是這樣；到了美國，就根本把他忘了。家母看見我天天憂鬱，又見了這封信同這張照片，輕輕的叫我到他房裏去說：「呀，我的兒，我誤了你了！但是遲……遲……」說到這個地方，他睜睜的含淚望著我，我也無話可說。轉身朋友來了，問起他，我還不得不親親熱熱的稱「內人」；因為照名義而論，我不得不說愛……愛他祇是精神上……所以你方纔說「世間最苦痛的是有愛情而不得愛」的時候，我說你「世故還淺。」唉！你那裏知道世間極苦痛的事，就是強不愛以為愛！」

我聽這番話，已是柔腸百折，聽到此地，不禁勃然大怒道：「叔平！你該苦！你為什麼不離婚呢？我想他同你在一處，也未必見得樂！離婚之後，豈不兩全嗎？」諸位不要笑我荒誕，來離間人家夫婦；因為我近來主張人類相處，必有一點人類的樂趣；現在一點樂趣沒有的家庭，豈不是活地獄嗎？還不如離了好！

所以我見了人家不滿意的婚姻，總勸人家離婚，人家不離婚，我怪替人家著急似的。祇聽得當時叔平用狠嗚咽的聲氣說道：

『離……離婚……我何曾不知道。但是現在中國的頑固社會裏面，還有誰娶再嫁的女子？豈不是置他於死地嗎？我的精神雖然不能同他相合，平空弄死一個人，我又何忍。我現在祇是講「人道主義」罷了！唉！我一生的幸福，前半是把家庭送掉的，後半是把「人道主義」送掉的。我自己也無從說起。我總是想沒……沒這樣的家庭……那有這好的「人……人道主義」……』

一語未完，電燈忽然黑了。我不覺叫了一聲『噯呀！』立刻去找洋火。心中又替叔平悲痛，又埋怨梅德林害了我們一夜。洋火半天沒有找到，但見窗子外的夜霧愈大，星光同燈火都看不見了。惟有樹根殘雪，襯得幾株短樹同奇鬼撲人一樣。房裏已對面不見人了，祇聽得叔平還在那裏斷斷續續的說：

『這……這就是中國的家……家庭……』

『這也是一個人？』

葉紹鈞

他生在農家，沒有享『呼婢喚女』『傅粉施朱』的福氣，也沒有受『三從四德』『自由平等』的教訓，簡直是狠簡單的一個動物。他自出母胎，生長到會說話會行動的時候，就幫着他父母拾些稻藁，挑些野菜。到了十五歲，他父母便把他嫁了。因為他早晚總是別人家的人，多留一年，便多破費一年的衣食零用，倒不如早早把他嫁了，免得白擲了心思財力，替人家長財產。他夫家呢，本來田務忙碌，要僱人幫助。如今把他娶了，卽不能省一個幫傭，也得少養半條牛！他嫁了不上一年，就生了個孩子。他也莫明其妙，只覺得自己睏在母親懷抱裏，還是昨天的事，如今自己是抱孩兒的人了。他的孩子，沒有搖籃睏，沒有柔軟的衣服穿，沒有清氣陽光充足的地方；登連睏在他懷裏，也只有晚上睡覺時候方才得享受，白天只睏在黑黝黝的屋角裏。不到半歲，就死了。他哭得不可開交，只覺以前從沒這樣傷心過。他婆婆說他不會領小孩，好好一個孫兒被他糟蹋死，實在可恨！他公公說他命硬，招不牢子息，怎不絕了我一門的嗣！他丈夫却沒話說，但說要是在賭場裏百戰百勝，便死十個兒子，也是值得。他聽了也不去想這些話是什麼意思，只是朝晚的哭！

有一天，他發見了新奇的事了。開開板箱，那嫁時的幾件青布大襖，不知那裏去了！後來他丈夫喝醉了，自己說是他當掉的。冬天來得狠快，幾陣西風，吹得人徹骨的冷！他大着膽求丈夫把青布襖贖回來，却吃了兩個巴掌。原來他吃丈夫的巴掌，早經習以為常，惟一的了局便是『哭』。這一天他又哭了。他婆婆喊道：『再哭？一家人家被你哭完了！』他聽了，仍不住的哭。婆婆就動了怒，拉起搗衣的杵，在他背

上抽了幾下。他丈夫還加上兩個巴掌！

這一番他吃得苦太重了。想到明天，後天，……將來，不由的害怕起來。明天朝晨，天還沒亮透，他輕輕的走了出來，私幸他丈夫還沒醒！西風像刀，吹到臉上狠痛。但是他覺得比吃丈夫的巴掌，痛得輕些，就也滿足極了。一口氣跑了十幾里路，到了一條河邊，方才立定脚跟，這條河裏。是有航船經過的。

等了好久，航船過了，他就上了船。那些乘客，好似個個會催眠術的，一見了他便知道是在家受了氣，私自逃走的。他們一齊對他說道：『你總是自己沒長進，才令家裏人和你生氣。卽使他們委屈了你，你是年幼小娘。總應該忍耐一二。這等使性子，碰不得，苦還有得吃！況且如今逃了出去。靠傍誰呢？不如趁原船歸去罷。』他聽了也不答應。只低着頭不響。衆客便有些不耐煩。一個道：『不知他想的什麼心思，論不定還約下了漢子同走！』衆人便譁笑起來。他也不去管他。

他進了城，薦着一個薦頭，薦頭把他薦到一家人家做傭婦。他從此得了新生活了。雖也是一天到晚的操作，却沒下田這樣費力。又沒人說他罵他打他。他便覺得前眼的境地舒服，永遠不願更換了。他惟一的不快，就是半夜夢醒時，思念他已死的孩子。

一天，他到市上買東西，碰見個人，心裏就老大不自在。這個人是村裏的鄰居。不到三天，就發生影響了。他公公已尋了來。開口便嚷道：『你會逃！如今尋到了，可再能逃？你若是乖覺的，快跟我回去。』他聽了不敢開口，奔到裏面，伏在主母的背後，只是發呆。主母便喚他公公進來。對他說，『你媳婦為我家幫傭，此刻約期還沒滿，怎能去？』他公公無可辯論，只得狠狠的叮囑他道：『期限滿了．趕緊歸家。倘若再逃，我家也不要你了。你逃到那裏，就在那裏賣掉你！或是打折你的腿！』

他覺得這舒服的境地。轉眼就成鏡花水月，非常捨不得。想想將來……，更害怕起來。這幾天裏，眼睛就瘇了，飯就吃不下了，事也就做不動了。主人知道他的情况，心想如今法律，請求離婚．並不煩難。便問他道『可情願和夫家斷絕關係？』他答道：『求之不得，那有不願！』主人便替他草了個呈子，把種種事實，和如今心願，都敘個明白：預備呈請縣長替他作主。主婦却說道：『你替他請求離婚，但他不定永久做我家幫傭的。一旦他離開了我家，又沒別人家僱他，那時他便怎樣？論情呢，母家原該收留他，但是他的母家，可能辦到？』主人聽了主婦的話，把一腔俠情冷了下來。說一聲『無可奈何！』

隔幾天，他父親來了，是他公公叫他來的。主婦問他，『可有救你女兒的法兒？』他答道：『做了人家媳婦，要打要罵，概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如今單是傳他公公的話，叫他回去罷了。』但是他仗着主母的迴護，沒有跟他父親同走。

後來他家公婆託着鄰居進城的，帶個口信，說他丈夫害病，叫他回去服侍。他心裏只是怕回去，主母就替他回絕了。

過了四天，他父親又來了。對他說：『你的丈夫害病死了。再不回去，我可擔當不起。你須得跟我走！』主母也說，『這一番你只得回去了。否則恐怕你家的人，要打到這裏來！』他見眼前的人，沒一個不叫他回去，心想這番必定應該回去了。但總是害怕，總是不願意！

他到了家裏，見丈夫直僵僵的睏在床上，心裏狠有些兒悲傷。但也想，他是罵我打我的！他公婆也不

叫他哭也不叫他服孝，却領他到一家人家受了廿千錢，把他賣了！他的父親，公公，婆婆，……都以爲這個辦法是應當的。他們想得個成例：不種了田，便賣耕牛。他是一條牛——沒有自己的主見。如今用不着了，便該賣掉他把他的身價充他丈夫的殯費，便是他最後的義務！

一個病的城裏 (From a Sick Town)

俄國 Maxim Gorky 著
沈性仁譯

一條很僻靜的窄路上有個五歲來的男孩子和一個較他稍長的女孩子靠着一面破木柵坐在一條被雨水冲過的街簷石上。兩個孩子都是瘦得怪可怕的，穿的衣服又破又齷齪；那個女孩子穿了大人穿的一雙踏破了的銹黃色鞋子。那個男孩子一隻脚上穿了一只花襪，還有一只是灰色的。從那個很慘淡的天空裏遠遠的透出一道冬天溫和的陽光來斜照着他們。正對着他們的前面有一面深黃色的牆，牆上有一扇大門關得緊緊的。那個女孩子坐在那裏打盹，一張小嘴半開着。那個男孩子兩只小藍眼目不轉睛的看着那面牆。他慢慢的抬起頭來朝着太陽看，仰着臉很渴望的樣子懶懶的說道：

「要東西吃嗎？」

那個女孩子睏沉沉的口裏喃喃的說道：

「你沒有那樣機會。」

他扛起了兩條精瘦的小腿，扯着裙子把他們遮住了，兩只眼睛擠成了一堆，把個後腦袋靠在木柵上。這個時候太陽的光線滿射在他那毫無血色的小臉上。

這條小街上又冷靜又荒蕪。遠遠的從城裏聽見呼號呻吟的聲音。一道太陽的青光帶着一種地上有毒的汗酸氣滿充在空氣裏。

像很笨的法子，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有時作藏拙的用，但是確不若意譯專作作僞的用。有人說，『西洋詞句和中國的相隔太遠，定要意譯，自不免有不可通的時候。』這話眞是少見多怪；我們只要保存原來的意思就完了，何必定要逼著外國人說中國學究的話？況且直用西文的句調譯書，更有一重絕大的用處——就是幫助我們自做文章的方法。我們有不能不使國語受歐化的形勢，所以必須用西文的意味做中國文。唯其如此，所以更不能不用直譯，更不能不把直譯所得的手段，作爲自己做文的手段。這話說來很長，我在上一期裏，已有專文論及了。

(2) 用白話。這也是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一條提議。到了現在，文言已是死了的，不中用的。所以斷不能拿他來代表現代的活潑著作。而且文言和西文太隔閡，白話比較稍近些。要想直譯，非用白話不可，要想和原來的切合，非不用文言不可。白話文學一條道理，在現在直可說是『天經地義』，翻譯自然算裏頭的一部分，自然逃不脫這『天經地義。』

(3) 第二等以下的著作，可用『提要』的方法，不必全譯。翻譯不是容易幹的，必須一種外國文的程度在水平線以上，更要對於所譯的學問有精密的研究。這樣說來，譯材能有幾個呢？然而應當翻譯的東西又多，需要的又急，少數的譯材不夠應用，却怎樣辦呢？去年我在一位同學那裏看見兩厚本日文書，名字叫做教育學書解說；裏邊登載各家教育書籍，都用『提要鈎玄』的辦法。我仔細一想，這辦法實是不差。照這法辦，譯的人可以省事，讀的人可以省事：譯的人可以用這方法多多轉販，讀的人可以在短少時間，多得若干派的知識。在現在複雜生活之下，在現在若大海一般的出版界之內，不得不用這經濟的手段。我並不是說專門學者只須看提要，我是說普通讀者不可不先看提要。我並不是說一切著作不須翻譯，都可用提要代替，我是說除非若經典一般的創造性的著作，儘可先做個提要給大家看看。學者的研究，自然必須照著原書一字不放，一般的讀者，還須求個事半功倍的道路。讀者覺得我這說話和上文『直譯』的主張矛盾嗎？其實兩件事全不相干。值得通身翻譯的書籍，便得通身翻譯，並且用直譯的筆法，不值得通身翻譯的書籍，或來不及通身翻譯的書籍，便可做提要。諸位切莫混爲一談呀。

現在我把大綱的意見說完了；還有一層附帶的話，再說一說。翻譯一種事業，獨自幹去，用力的大，收效很難。若是大家共同翻譯，共同研究，效驗定然快的。材料的搜集，文詞的討論，錯誤的修改，都是共同取得的事業。事事皆然，翻譯也不免如此。所以我很願意大家多設譯書會，用公衆的力量去做這轉移文化的事業。北京大學有個編譯會，是很好的了，只可惜一年以來，並沒有一部譯成的書出版。（著作的在外）我有幾位同學，對於此事盼望的很。我們同學很有些非常勤學，讀書極多，並且好事的人，若是有熱心而有學問的教員引導，組織一個譯書會，合夥做去，不到一年，定有一部分的成效。我這話就算一種提議罷。

說到這裏眞說完了。看的諸君定要失望。我把這人人曉得的話，說給諸君聽，實在是我的罪過。但是這話雖然人人曉得，却只有極少的幾個人實行。我現在就再說一番，刺激諸君耳鼓，奉求諸君想法實行！

八年一月，十六日。

打破中國神怪思想一種主張——嚴禁陰歷

俞平伯

我在北京已經過了四個新年。據我觀察這四年來社會上一切情狀，不但沒有什麼更動，更沒有一點進步；祇是些裝神弄鬼的玩意兒，偏比以前鬧得格外利害。無論在茶棚酒店，甚至於外國式的飯店，達官貴人的客廳，總可以聽見什麼扶乩呵，預言呵，望氣呵，算命呵，種種怪話。親友見面的時候，說話往往帶些鬼氣。我也不知道他們眞是活見鬼呢？還是哄着小孩子玩呢？這姑且不提。就是這次陰歷的年關，辟歷澎拍的聲音——迎神降福的爆竹——足足鬧了十幾天，比往年熱鬧的多。這也可見得崇祀鬼神的心理，始終不變。我看見一般人講鬼話，比講人話還高興；實在有點替他們難受，隨便就做了這篇很短的文章。

中國思想界的糊塗，本無可諱言。我們總要想法子提醒他。但這些陰陽五行的話，儘可不必同他們胡纏。他們原是閉眼亂說，我們張着眼睛的人，偏要打在一塊去，未免有點可笑。譬如醉漢尋人打架，本是常事；如一個清醒的人，拉着醉漢講理，旁觀的人不免要說一句『老兄你也醉了！』所以只要有幾篇用科學方法作證的文章，去解明這些荒謬，也就可以終止討論。我們現在實際上着手，根本剷滅這種妖言，纔是最切要的辦法。

我對於這件事提出一個意見，就是嚴禁陰歷——並且禁止陰陽合璧的歷書。我曉得說出這種話來，必定要引起社會上的反對。他們反對的心理不外兩種：一種以爲陰歷禁止不禁止，都沒有多大關係，急待革新的事業是很不少，這一件小小的事，那裏值得提倡。還有一種以爲陰歷用了幾千年，在習慣上很便利；陽歷不過是國際間用的，究竟不適合於本國民情；所以主張禁止陰歷的人，都是媚外，都是迷歐。

我對以上兩種話，各有一個解答。先說後邊這個。歷算這件事，不過推定地球繞日的時間，講到他的體用上面，陽歷儘有勝於陰歷的地方，我把他分條說一說：

(1)陽歷每月日數有定；陰歷須每年推算，纔能分出大建小建，應用的時候，每月必須檢查。

(2)陽歷置閏以日計，四年一閏；陰歷以月計，五年兩閏，在歷算上有精密粗疏的不同。

(3)二十四節候，陽歷有一定的日期，相差不過一二天，陰歷每年無定。

(4)陽歷在國家預算決算表上有統一的便利，在人民方面，也免着『做長工愁到閏月』。

(5)陽歷通用於世界，不但國際上如此，就是個人交際上亦有同一的便利。

從陰陽歷體用看來，陽歷只有好處。習慣本是人爲的：可以更改，可以變化。如用陽歷久了，另有比陰歷更覺便利。不適合民情這句話，不成一個反對。並且我說陽歷的完美，不過從比較上說話。歐洲近年來很有人要想另外創造一種新歷；果然更能精密便利，當然要『舍舊謀新』。我一點沒有固執的成見。

但是這種新歷還沒有創造出來，我們『擇善而從』，不能不用陽歷。陽歷的優點還有許多，我們不是天文家，也不必細細討論了。現在我解答第一種的意見，只是爲改良社會上的思想說法；我以爲陽歷的廢興，關於改良社會思想的事很大，請諸位不要看輕了。我主張嚴禁陰歷的理由，因爲這是中國妖魔鬼怪的策源地。我們想想中國現在種種妖妄的事，那件不靠着陰陽五行；陰陽五行又靠着干支，干支靠着陰歷。所以如嚴禁陰歷，便不會有干支，不會有干支的陰陽五行；不曾把妖魔鬼怪的窠巢，一律打破。什麼吉日哪，良辰哪，五禁哪，六忌哪，燒香哪，祭神，種種荒謬的事情，不禁自禁，不絕自絕。就是現在的人腦筋裏忘不了妖魔的教訓，鬼怪的思想，但是總不至於遺傳到後來心地純潔的青年身上去。所以我以爲嚴禁陰歷——禁止陰陽合璧的歷書——是刻不容緩的事，是打破中國幾千年來神怪思想的最簡截最痛快的辦法。

二月五日

書報介紹

記者

國民公報

這日報的生命已經十多年了；在袁氏篡國之初，很發表了幾篇有膽氣的文章，去年又被軍閥政府封門一次。自從恢復以後，應世界的潮流，主張自由的思想，製作革新的文詞。裏邊的評論都是用白話做的。他如世界革命潮流，星期講壇，科學叢談等欄，更是青年人的良好讀物。他們的記者知非君近來有兩篇論文學戲劇的文，是很有學問很有思想的著作。總而言之，恢復以後，他得了一個新生命，這新生命是『未來的精神，』『革新的動力』。

我們雜誌上所介紹的三種定期刊物，——月刊的新青年，週刊的每週評論，日刊的國民公報——雖然主張不盡一致，精神上卻有相通的質素；對於中國未來之革新事業，挾一樣的希望。讀者既讀其一，不可不讀其二。

發行所——北京宣武門大街國民公報館

定　價——每月六角，每年六元。

晨報

晨報向在北京頗有聲名。本年二月以後，第二頁加以改良。現在舉出他的優點如下；

(1)關於國內外的記載，常有有系統的文字。

(2)國外設有通信特派員，於日本美國各地社會上的新運動甚是注意。

(3)第二張裏有自由論壇一欄，登載關於新修養，新智識，新思想之著作。又有譯叢一欄，譯載東西學者的新著。原有的劇評一欄，現已專擇與文藝有關係，比較的有高尚精神者登載。

聽說以後還要改良增加名著新譯革命實話等欄這樣做去我們鼓吹新思想的又增一部分力量了。

發行所，北京丞相胡同

日出兩大張定價每月大洋七角。

失勒博士的形式邏輯

記者　孟眞

Formal Logic: a Scientific & Social Problem—by Dr. F. S. S Schiller Published by Macmillan & co., St. Martins Street, London price 10 s.

英國牛津大學教授失勒博士是現在世界上第一流思想家的一人。他的著作早已風行各國了，只可惜我們中國學問界還沒和他生絲毫關係。他的哲學是人化主義（Humanism）——就是哲姆士博士的實際主義，——他有幾部極精的著作，名字叫做，

(1) Riddles of sphinx

(2) Studies in humanism

(3) Humanism

(4) "Axioms as po. tulates" in personal Ideadism.

(5) Plto or Protagoras?

等到哲姆士的聲名大了，人都把他當做實際主義的中心；其實哲姆士的實際主義等書，反在失勒的著作發表以後，他書裏嘗引用失勒的學說。所以我們不可誤以失勒當做哲姆士的『傳道者』。說到失勒在文章和思想上的本領，眞是超乎尋常，不受歷史的拘束，不存絲毫的顧忌，是他的天性；極高的耕才，是他的特能。他能把最細最深的思想，用最明白，最爽快，最動人的言語，達出來。我們讀他的書，看了上一章，不由得要看下一章；看了這一部，不由得要看那一部。他在散文的價值上，差不多也可以和哲姆士平等。我很想介紹他的重要著作給大家看。現在先把他的第二流著作在我們雜誌上介紹。

這著作就是形式邏輯。這是邏輯界中極重要的一部書：據我個人的見解，竟超過近代極有名的洛次邏輯三書（Lotzes Logic）。洛次的書，雖然有比不上的分量，可仍就有一部分走了偏道，不敵失勒把一切偏道一筆抹殺。我叫他做第二流著作，是說在他所有的著作中，算第二流，不是說這是第二等的邏輯書　這書雖然全是破壞，卻造了無上的功勞；——把形式邏輯打得『落花流水』　從此邏輯的偏道尼住，正道出來，因而哲學的偏道尼住，正道出來。

邏輯的歷史，和哲學的歷史同樣長久；邏輯的著作，在哲學裏佔一大部分，眞是車載斗量的了：我卻沒頭沒腦，獨獨挑取這部書介紹，看的人或者以爲無道理吧。我姑且用極簡單的字句，把這緣故說來。

（一）我以爲實際主義是現在思想界中最精的產物，應當導引到中國，更可用他的力量，料正中國一切不著邊涯渾沌浮亂的思想。但是這事業不是可以倉卒而就，必須先明白了他的方法論；因爲方法論主宰哲學，殊樣的哲學都由殊樣的方法論。方法論也不是可以倉卒明白，必須先明白他對於他種方法論的不同，才可以明白他自己的方法論。每個哲學家都有特殊的邏輯，就是他的特殊的方法論。實際主義有他特殊的邏輯；對於歷來的哲學家大半使用的形式邏輯，立於反背的地位；因而實際主義的哲學，對於往日的哲學，有廓清的功勞。換言之，實際主義只是有個實際邏輯，從這實際邏輯造作起來，便是實際哲學。這部書是實際邏輯的導言。我把他介紹，只算我介紹實際主義的第一步能了。

（二）失勒所批評的，雖然是形式邏輯，但是他用以批評的道理，卻不限於邏輯。他反對形式邏輯，因爲他反對一切形式主義，——反對只管形式，不管事實，有了固定的形式，便忘了事實的眞相一類的學說。我們須知道形式主義是個壞根性，用到

那裏那裏糟。只可惜我們中國人被形式主義束縛牢了，須得力求釋放。失勒所談的，就小處說，是個邏輯上的問題，就大家說，正是學術上社會上一個大問題。我們若是能領會他拋棄掉形式專問事實的精神，應用在我們思想上，眞是受益不淺。我狠盼望讀的人，把這個道理推廣去來。

（三）邏輯一種學問，應當引到我們中國差不多稍有學問的人，都曉得了。但是邏輯裏多少學派，多大範圍，還是引誰的是，引那一部分的是呢？粗略分析來大概有四派：

（1）形式邏輯（Formal Logic）

（2）符號邏輯（Symbolic Logic）

（3）知理邏輯（Epistemological Logic）

（4）實施邏輯（Experimental）和器用邏輯（Instrumental Logic）

形式邏輯已經夠形式的了，符號邏輯比他更要形式，只是一種玩具，只說得意義的形式，在實用上沒絲毫位置的。（可參看本書第三九〇至三九一頁）玄學邏輯和知理邏輯更是近於無稽，打不清的官司，開不通的道路，人家常說他是『雜種科學』。形式邏輯約束人的思想，無用而貌爲有用。中國人偏重形式的地方，已經無處不然了，再弄進這麼樣一個保護形式主義的好器具，眞爲一般游談家做護符了。西洋人受了形式邏輯的苦，幾乎一千多年，到了現在，纔明白的賊寃，我們何必再蹈他的覆轍？惟有實用邏輯是基於近年心理學的發展而成的；切實有用，因而可貴。我希望邏輯學說到中國來；我尤希望『眞邏輯』學說到中國來，我最怕害人的邏輯到中國來。失勒這部書最有『閑邪啓善』的用處。讀完了他，決不會再被形式邏輯引去，決不會不到心理的邏輯上。我們縱然便看Dewey的Essays on Experimental Logic或J. M. Baldwin的Thought and Things[illegible]不[illegible]國人[illegible]是先[illegible]原本書好。

現在我把他這本書錄中的意思約略寫在下面——

兩千多年以來，形式邏輯是學院中一種大科目，差不多可以說發展到止境。只是到了現在，大家覺着不然了，對於他起了許多嚴厲的批評。他又利用人類心理上的弱點，歷史上積壓的勢力，使應時而生的反動力量無形消滅。所以現在應當做的事業，是把破壞形式計策的各類評論，連成一氣，尋出條簡單原理，因而引着他成就一種有系統的再造，使他對於人類思想，算一種有效果的學問。

現在這部著作的目的，是把他的藏掖的地方揭破，嚴格的說明白他的道理，證明他的一個大假定，——假定形式的眞理，可以離事實的眞理而獨立，——再舉出他這基本假定的失敗，既然在思想的性質上失敗了，並且在他所謂的形式裏，也不能不矛盾。據我們看來，凡教授形式邏輯的人，總不免日損聲價，因爲他須冒認遺傳的道理，當做思想的自然；必須用盡曲折的方法，把極不一致的東西，硬說他在形式上一致；必須限制別人不在玄學心理學上產生的問題着想，用極不邏輯的辦法，定出一條界限，劃分『邏輯』和『外於邏輯』兩類。所以我們對待他的手段，莫妙於用他己的器具，倒過來攻擊他。我這部書裏一切議論，差不多都是舊來有的，只有對於他這病根的一條診斷，斷定『形式』二字使邏輯從古自今麻木不仁，沒有用處，可以說是新的。諸位要曉得，從邏輯物質的實際用處裏作個抽象，再就『思想形式』的本身上計較，然而不至於背了眞理，喪了意義，以至於完全失敗的，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啊。我們先把他的本源之地，證明白是謬誤的，然後使他顯出毫無意義，全無組織，因而推翻這種僞科學，然後尋到『思想的作用』，曉得眞學問必須和科學同生活切合，因而建設一種合於推理實相的眞邏輯。至於反證他的辦法，還就形式上立論，採用『辯證』的方法，正是『以其矛攻其盾』了。

形式邏輯一種學問，自來列在『文科』裏邊，這眞邏輯的不幸，從此使得一般邏輯家，不管科學的道理，專在字面上考

宗，因而難以覺得理論和事實不合了。中世紀的『博學學派，』（譯爲繁瑣學派）正是神道學和形式邏輯的混合種。後來科學脫離了這學派，邏輯依然保守他的舊狀態。兩件事物各不相間；治科學的不能借重邏輯的方法，治邏輯的不能使用他的方法，在科學的應用上。邏輯家缺乏實地考察的經驗，不能覺悟他的方法的不是，又爲人把他當做『文科，』因而對於知識的增進，沒些須的供獻。直到現在，一般講究科學原理的人，不問實用；講科學實用的人，不許問原理。這都因爲他把思想分析錯了。

通信

（一）

同社同學讀者諸君：

斯年近來想到幾件事，要和同社同學讀者諸君商量一番。

第一是評書的問題。前幾天時事新報上有張東蓀君的一篇新潮雜評，其中有一段說：

『與其批評中國的出版物，不如介紹外國的出版物。日本文學博士中島力造曾發起一個讀書會，專讀歐美新出的書；將書中的意見詳細解說出來，並將這解說做了一個出版物，名爲泰西新書梗概。一般學者很受益了。我們中國沒有人去幹這種事業，眞是可歎。如是批評中國書，總離不了抨擊；抨擊有什麼結果呢？豈不是罵了一回就完了嗎？……此門可以删去，另添一個介紹西洋新書的。』

這種見解極好，我們狠當歡迎。一個月以前，我已經想到這裏，覺得把工夫用在評中國書上，實在不值得。與其做『泥中搏鬥』的生涯，何如做修業益智的事業？現在中國出版界的現象，着實可歎，我們評十種便須罵九回。假使罵人以後，能有效果，也還可說，——我們青年人原不懂得什麼叫結怨，——無奈罵了之後，並不會於人有益，作者要負氣，不肯回想，讀者也不耐煩理會。況且一般的出版物，總是自生自滅，誤謬的地方每每異常顯明，若說他有壞影響於社會，未免太恭惟他了。我們既要弄什麼『新潮』，便當切實的有點供獻，便不當把可愛的光陰用在這種空虛地方。所以我在半月以前，已經把批評謝无量先生中國大文學史的念頭擱起，騰出一天工夫，介紹了一部邏輯書。現在我的計畫是——

(1)本卷第五號中多多介紹西洋文學哲學科學的門徑書。

(2)自從本卷五號完了以後，我們社裏設一個『西書研究團』。由熱心贊助我們的社員指導，選擇若干最精要的書籍，經